

徂徠集

文

自
三
至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6
8



文庫 11
A 1126
8

徂徠集卷之十

記一十二首

堯韭亭記

夫一物之微能托古聖賢以致藉甚於不朽可謂奇也雖然寧無所商確於其間哉蔽芾之勿剪伐萊猗之如切磋南于召風于衛伯曷侯和固必踈誦詠而後知於其名則莫有乎爾孔氏禽楊家巢融問而脩答亦惟滑稽者之言已非有竊取義乎仁與雄矣我

物茂卿著

神田泉文庫

獨愛夫堯非之爲物也。卽名而羹墻之思存，則不須披繙于篇什，原種而雲日之化在，則無假揄揚于比興。嗚呼！鼂爾之品，而託惟天爲大之德，奇之至此，其爲如何。聞之人有以命其亭者，豈翹好奇之云爾。亦見其好德矣。又聞其人也，爲神農氏之言者也。農之於堯，未知其德之軒輊爲何如矣。儒之與醫，均是仁之術也。它人有心，予忖度之，我亦知其必同矣。何也。其愛之同也。故敢言我之所欲言，以寄題者。爾歲辛巳夏五月初六。

樂樂堂記

豫侯業已就封乎河內，則築一堂河之渚。顏以樂樂，燕閒自娛。絃歌之聲，時時聞于外。云或謂孟子衆獨之辨，世君子所取於衷焉。是胡以見遺而特言樂樂爲也。蓋孟子語世俗之樂，而豫侯之好古樂也。夫當孟子之世者，非魏惠王邪。前惠王而魏有文侯，文侯師事子夏，段干木號稱好學而不能無矧于聽古樂。而况其下焉者。又况在孟子之世乎。故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不然而驟強焉，以文侯之所矧聽者，則衆皆掩耳走矣。尚何在其偕之樂乎。不佞茂卿，竊嘗睹于今世俗之人，亦猶如此邪。獨豫侯迺好古樂。

也甚於世俗之樂也。則其過文侯遠矣。豫侯善箏琵琶。好吹笙。笙古樂器也。箏琵琶者。昉于秦漢。漢定天下。更詔曰。文始武曰五行。而房中安世。今有傳之者矣。房中樂五調。本諸琴歌。魏晉六朝之際。斑斑乎猶可得而言焉。蓋至唐旋宮騁變。而後鹿鳴伐檀諸雅曲泯焉。宜其與琴不相入。而明皇之迺見穢也不佞。茂卿又嘗睹于我東方之樂。制氏疇人相守弗廢者數百千歲。要不無小緣飾。而韶武安世諸樂具在。雅淡洋洋。衆美咸備。嗚乎。是胡以傳也。琴胡以獨不傳也。辟諸五色宮商如繡錯而成章。仲儒之言可徵哉。

及受讀乎琴經五調。繇以生焉。則周漢音之遺弗誣已。迺論箏琵琶之非古。其在漢也。被之以古音。雖琴瑟之雅。至今存可也。且聞之。昔文侯之魏。有河內。吾不知其與豫侯之河內何如也。文侯虢於聽古樂。而其樂人竇公年百六十歲。猶能獻其書於漢。而大司樂以傳焉。今河內則豫侯受封處。近於王城也。制氏疇人。故當有如竇公其人。或能來游獻其書邪。琴倘或傳邪。則豫侯業已心誠好之矣。愈益相共脩明其音。以教國人邪。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則鄉者所謂掩耳走也。迺能喁喁然鄉乎化也。則河內

之民何有乎世俗之樂也。則亦樂樂之莫盭乎孟子之心也。爲之記。

月窟硯記

潘大夫藤子獲古研一枚。脩咫有九分。博五寸有分半。其厚寸寸之餘。如博之奇。其制方表員中。中函太極環以八索。其額鐫月下三人同行者狀。其一人左顧而指月。其鬚髮鬢然可數。其衣冠丰態皆宛然可呼。旁有軒楹樹石古雅可翫。審砥石理堅緻秀潤色黝而紫。有綠條文繞絡其要。稽諸譜。蓋崑谿下崑一種云。藤子旣獲之。愛甚。剡木爲之蓋。俾予門人蘓山

鞍元昌隸識其上。邵康節先生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一句因字其硯曰月窟。謁予記之。康節之學。予未之聞也。請臆道之。夫頽昂今古。唯明與幽其來也。混混乎無竭。塞乎天地之間。明之根。是之謂天根。其逝也。窈窈乎無閔。藏乎視聽之外。幽之始。是之謂月窟。一往一來。熙熙皆春。是則知道者之言也。予獨慨夫逝者之弗可挽也。古昔聖人其亦有與予同其憂者邪。作爲書契以藏其往。萬化所歸。結爲大年。其諸謂之幽之府乎。書契之作。褚氏司白。墨氏司玄。玄與白之合。以爲質也。石氏始之。毛氏終之。石

氏之子其幽之始乎月窟之義其在茲矣雖然方諸之水資其潤也金粟之華同其臭也是何干武弁之事哉而時嚮文化吾伊四起靈桂無種到處毓芳是亦何擇武弁之家哉藤子蹶然興曰既承眇論又辱善頌敢謝遂爲記寶永庚寅秋九月盡

古銅鐸記

吾藩大夫滋野子獲古銅鐸一枚連甬六寸五分徑二寸有半兩銑相距四寸累黍求之適合夷則之度銑四布作雲狀銅色古粹妄意不下三百年焉稽諸往籍夏后氏之器縣鐘鐸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則

古者祀與戎兩用之而宋沈聞諸先宅以協姑洗荀勗獲黃鐘于趙牛是厥施殊矣今審欵識上曰鸞鳳鳴和下曰披茲玄素妙世頤神餐霞攝霧秀色玄徵最後吳且偲三字迺其撰人有印不可識別也蓋道觀中物已迺吹玉律命之輒與大晟黃鐘相飲益信其有徵焉滋野子素有王長史癖其及獲之欣然以爲茶室傳呼具命予記之予業已乏賞鑒又昧茗理獨以黃山丹丘白日羽翰上清雷鳴眉鬚紺綠豈曰所用匪厥儔哉石鼎生籟松濤翻空可以入琴徽亦何外金奏也且夫峽者古用武國也勝國時介冑生

蟣蝨寧居之不暇曾未百歲士大夫儕從容間暇敲冰烹月好尚風流此自太平餘澤清時雅玩莫怪其或曰窮韜略握奇經不如載茗一車哉是以君子蓋論其世云爾故予爲略記其事而俾後觀者藉此以識今時之俗也正德辛卯六月一日

鳳陽院記

瑩師之謁予辭以文其所創院也始瑩師之師曰湛老人老人所受業者曰梧山梧山在閩莆中距此萬里而遠也方瑩師之契于老人也老人手字鳳陽以畀之以名之其異日所創院也於是乎瑩師未有院

也。老人歿若而年爲寶永戊子歲其臘嘉平而後得院於獅林麓以名之也。獅林爲老人所老處距其院跬步而近也。吾聞之鳳者文之瑞也。夫旣鳳之矣則何以文爲也。且夫齟齬氏以無文倡天下而師之道所由祖也。則亦何以文爲也。至文無文質有其文之言者吾未知於其所道有當乎否也。且何取諸鳳也。在昔胡羶華夏薰于閩海君子掩鼻小人逐臭獨在湛老人之徒增擊萬里覽德而下庶乎鳳之儀歟。以吾所睹記父老所傳說而吾東方僧之無文者尚矣。比及湛老人之徒至實始操華音鏘鏗乎宮徵而商

羽之也。度乎鳳之鳴歟。雖然是亦未知於其為文之
 瑞能有當乎否也。鳳有三文。首頰德而背信義。而膺
 仁智之三六者。蓋亾當乎其所道也。已。雖然。湛老人
 弗忘乎梧山而瑩師之弗遠乎獅林。均之有所本也。
 本而文之。何文不有也。何三而六之已也。由此而往。
 吾所謂六像九苞。度乎觀其翮乎集也。吾又聞之。鳳
 者出東方君子之國。方今百年治平。聖明在上。人
 文聿興。無人不文。無文不鳳。鳳乎鳳乎。誰其之歸。雖
 然先吾千有餘歲。莫有乎爾。則亦後吾千有餘歲。莫
 有乎爾。不先不後。正當其時。吾蓋且鳳其辭以文其
 所紉院也。從其謁也。吉先片羽。梧山一枝。信哉翮乎
 其集之。其諸謂之鳳陽之院已。

海錯硯記

潘大夫鈴子。出一硯示予。硯鐫海水作羅文者狀。而
 海物羸蚌蚶蚶屬。雜然麗焉。其工緻與石所產處。予
 何以識之。問其久近之歲。則自其四世祖時。業已寶
 藏之。蓋踰百而幾乎二百。審哉硯之壽也。予聞之。鈴
 子族出自真田氏。真田氏以善將聞於信野間。而敦
 詩書。謹細物。獨以此徵之。則硯之壽。非徒壽也。世寶
 之。亦非徒寶也。且夫觀乎海者。豈唯以其汪濊浩澗

之大狂濤怒浪倒山崩崖之威乎。予嘗家東海上。以其風恬潮平。如羅如縠也。揭厲階嶼之間。俯矚巖磔之隈。介族煦沫。纍纍相倚。殊品詭形。娛人心目。藹然生意。有旣乎中。得爲非美觀乎。何則。一陰一陽。文武弛張。細大相涵。剛柔交資。此天地人事所以悠久不已之故也。故觀乎錯而有得諸海。觀乎海而有得諸硯。觀乎硯而有得諸其祖先家世貽厥之謀者。迺鈴子之善箴已。予因以海錯命其硯。而授諸鈴子。鈴子爲後者。併寶予言。如寶茲硯。則亦豈硯之壽哉。

西山石記

鈴大夫蓄一石。几案間物也。其峰在左。下則爲崖。爲壁。有峭拔千仞之勢焉。其右成嶺。白牒冒之。皜皜乎雪已。諏予以名。迺命曰西山。蓋山脉從北而來。昂頭南視。是爲左峰。峰高有所蔽虧乎。積雪在陰。四時不消。我自東見之。此其所以爲西山也。夫石以象山。卧游一室中。大夫其不念山林者乎。大夫而不念山林。其於爲大夫何之有也。况夷齊采薇。師表萬世。此自人倫之至。大夫而學之。孟公綽之。不欲庶幾乎下之。則王子猷之爽氣。照映江左。師其心而裁其迹。亦何貽斗筲之誚也。至如驚風飄日。子建之抗悲。層巒崔

鬼士衡之嗟時。誦其所謂志士營世業。則大夫令聞。豐贍以徵寵靈于府公。為邦民具瞻者。可徵諸今日。焉。誦其所謂大耋嗟落暉。則大夫異時它日。引年引恬。養老其國中。以鼓缶乎日昃之離者。於是乎有之。焉。是則西山之石出處以之。始終以之。猶乎銘諸几案間也。則豈唯玩物之謂哉。

香禪師詩題覽古記

香禪師在奧奧。侯延享城中。師作城中覽古詩。人或議覽古字涉不祥矣。師在享筵。宜有所避忌也。師質諸予。予曰庸何傷乎。昔人懷古覽古詩。誠多悲慨者。

如越中覽古悲句。踐蘇臺。悼闔閭。蓋其地其事有可悲者故也。若夫奧城中古迹。迺侯之祖宗。建勳闢國。子孫世世守之。弗替。祚胤靈長。民物蕃庶。為一方大鎮。本無可悲者。則作詩頌焉。是其周覽古迹者。一而所遇有悲喜之殊矣。詎謂覽古字涉不祥哉。且思懷周覽有何悲傷。或譏或頌。亦在所遇如何耳。或曰不然。凡言古者。謂異代也。以唐視隋。以宋視唐。故懷古覽古。所以有悲慨之意者。異代故也。是亦不深考之失矣。伯夷叔齊古之賢人。豈非周代之人邪。易之作其於中古乎。豈非周代之王邪。孔子皆以古稱之。則

其不必異代者審矣。且選所載盧諶覽古詩一首。在詠史部。其詩全贊蘭相如。更無援古以慨今之意也。文粹載吳筠覽古詩五首。其詩或譏或頌。篇篇皆殊也。語曰。少所見多所怪。迺或人之謂歟。師喜使予記之。

豐公族大夫養拙君二亭記

士伯曄業已仕于豐。則豐公族大夫養拙君者。爲二亭於其別莊。一曰臨江。一曰忘言。迺因伯曄以求予一言。予謝不敏。不可。予曰。海西九州在大海中。聲教所被。遂稱爲吾倭者。豈天地之素乎哉。吾聞之畫者。

吾倭之山川風土。東莽如焉。西秀如焉。杭海以登。豐之岸。殆乎類夫。吳越浙閩焉者。謂其風氣所殊。不可想而得也。予匏係于東。亦井之蛙哉。迺今得大夫君所爲記以讀之。徒讀其所叙列山川某若某者。而唯識某爲某某耳。筆不謀目。目不謀足。有胸無心。亦烏能攄大夫君所未盡之餘。以愉快其心。所欲言者乎。雖然。吾子命之。吾嘗試以臆道其大焉者。夫海西九州在大海中。維昔勝國之時。聲教實阻。殆乎非吾倭矣。是長老黃髮者所能言。亦近者耳。百年謐如九州諸侯。相率奉其職。稱外藩而國家之所經制。迺獨

以功臣侯填于豐。夫海西縮九州之口者豐也。大海小海所環而浸。森漫之外。木道乘之。北由長門諸州。算岸以望焉。列檣如鳥。千山如薺。雲物間之。蜃氣結樓。變眩倏忽。如有如亾。西可以走外中州。而內可以走內中州也。文司赤馬。重關扼之。吾倭要害之衝。其亦綦重哉。數年前。其與筑長二諸侯協擊。以殲盜于白島之洋者。非邪。且豐之先世。國于信。則控弦之威。懾于山東。流風餘韻之所存。是以國人上勇者武。至于今弗衰也。猛士如雲。蒙衝如山。農隙所講。技擊相高三尋之矛。直矗如鄧林。嚴霜冒之。堵墻以進。旗幟所

指捷於烽火。蜚礮如雷。彎弧如月。赤羽白羽。其集如雨。短兵相接。疾視號呼。旋乃間暇。賈勇弗已。搏人以嬉。是豐之先侯教其國人。所以禦外捍內。為保障於國家。其效於今日者。豈不較著乎哉。祇風俗所運。此軒彼輕。滔滔一往。弗挽弗反。如火益熱。如水益寒。如塗塗附。弗崩何族。號令獄訟。壹稟於武。斷文學之士。寥寥乎莫聞。其國中。其斯大夫君之所慮邪。今大夫君之為政。首聘伯曄。為國人矜式。已又為一亭于其別莊。而退食之暇。焚香散帙。燕閒以適。茗理酒德。徜徉其中。是何所急。而汲汲乎不遠千里。以求其國。

俗所不屑為者弗已也。又何所見而故倍其先侯所為教而自阿其所好。如是其至也。卻縠之敦詩書。晏嬰之折衝樽俎。祭遵之雅歌投壺。有儒將風。羊叔子之置酒峴山上。諷詠自娛。是皆古之名卿鉅公。立功當時。而名流後世。迺大夫君之所思而慕。邪思深而慮遠。其所以匡綏邦俗。俾先侯桓桓之威。弗墜於永永者。毋乃在斯乎。不然。徒晞茶人之羽化。而望隱遁之莫返。由是先世之教終替。而大夫君之志荒也。必不然矣。仲丘曰。視其所以。人焉廋哉。吾今以伯曄之聘卜之。伯曄曰。英也。何敢。雖然。亦大夫君之所欲聞也。

是足以為記。若夫二亭之所以名。與其山川之勝。則大夫自言之。遂載諸策。俾其致之。

九畹齋記

滋蘭九畹者。楚大夫屈原所為離騷中語也。大山老福君師之。采以名其齋。君之宗當勝國時。有以虺興於張者。從豐王征伐。定海內。以其功。食封數十萬。然亦竟以虺滅矣。夫屈原作離騷。以悲其宗國。君豈以自况邪。然原之悲。在其將亾。而君之宗國。不血食者殆百年。是何以怨也。夫蘭者。香草也。比德於君子焉。世衰政邪。而君子不見用。是原之所以怨也。方今海

內治平。諸侯之政修。況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爲群僚率言聽道行。何在其怨也。祇人之志不易知。是以原之志弗白於當世。及於後君子取其所爲。離騷者讀之。而後有以知之。君好學。嫻於辭。諷詠自娛。亦原之儔也。使其有所著述。傳之後世。則人或能知其志。所自况。怨邪非邪。是未可得也。夫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爲群僚率。邑人榮焉。然視諸其宗國。食封數十萬時。亦何泯泯焉。雖然。君子所榮。不在祿位。而在言聽道行。則亦何怨也。君旣造齋成。因其友人石叔潭求予文記其事。夫張之距東都八百里。而遠矣。予足

不踰函關而西也。何以能知其齋之構也。何如所藏。置典籍器玩也。何如其所鄉背山川草木之美也。何如。唯知九畹之有蘭耳。亦何以知君之志。怨邪非邪。唯知以况君子耳。是何以能言君之志。使白於後世哉。雖然。予讀遠游。漁父諸篇。而訝其志不在怨也。孔子稱伯夷之怨希。而大史公迺疑之。是其怨與否。亦在後觀者耳。於君乎。何有。故九畹之齋。以蘭况君子。而君之好學。嫻於辭。諷詠自娛。可以與原儔者。唯是足以記也。是爲記。

會津大夫西鄉君徜徉亭記

會津古稱國。後降爲縣。隸于奧。今則儼然國哉。提封二十萬。重領環之。如堂區然。西鄰三越。北抵羽。東南控制奧。諸侯國亦毛以北。一大都會也。其地寒。多霜。雪。產良馬。其民戇。尚氣喜俠。其物饒。漆蠟。而其利賴海內。其山出鹽。是以不它仰而足食。故世無事則貿易四方。可以富強。萬一有事。則閉關絕交。可以觀釁。是其大概。用武之國。非邪。昔者鎌倉時。旣已鋤平泉。藤氏百年蟠結之患。而俾葛西往監。蓋於此鎮焉。其後勝國時。奧大亂。則豐王命蒲生討平之。亦卽此國焉。我國家自故中將神侯。昨土以封。而以宗室爲

藩屏東北者。二世于茲。屹然連帥之雄。是其爲要害。豈不綦重哉。鄉者其大夫西鄉君者。以其祖碑之文。見徵我大夫。酒井氏寔使之。予黽勉從事。書幣遂通。是歲君又以其所矧徜徉亭記見請。予何敢辭。按圖亭者。君所棲息也。在國城東。有六景之勝。其攬結山川。吐哈風月。靜嘉可想。然予非東西南北之人。安能言之。故且言徜徉之義。以塞責。徜徉者。逍遙也。君庶無疾病。何以娛焉乎爾。方今昇平百年。海內無故。今會津者。非昔會津也。况自神侯好學崇儒。以治其國。而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其俗彬彬乎。鄉化政是以簡。

君退食之暇。委蛇羔羊之節。蕭然在是。其娛可知已。是徜徉之義也。且君爲會津巨室。族貴祿富。苟或徇其狗馬弋獵。蹋鞠六博之游。溺飲食靡曼綺羅之好。心躁氣盛。豈能娛之乎。夫人暇則思。思則遠。可以防未然。可以備不虞。屑屑目前之務者。未有以與。父遠之謀者也。治不忘亂。君子之道。爲爾入卿出將。大夫之職。爲爾君之在此。亭也。觀霜露以思倚伏之機。觀風雲以思陣營之制。觀峙流以思戰勝之畧。觀蕃音以思教民之術。文有武備。利器以藏。以思共其職。而對敷其君命。以庶幾不失。國家置侯之意者。於是

乎存。徜徉之義。豈不廣且大哉。吾聞之大邦之多士。文學之士。何限。而遠求諸它邦。豈非以其君子之人。言多訥。而孝弟之俗。難乎犯上邪。是亦足以觀神侯之遺化。而君之爲意。可得而言。故予不佞。不以頌而。以箴。以爲之記。

舍利記

城西麴坊第八街。有匠某。其後妻年四十四。享保辛丑七月二十一日。食時。日卒。大痛。若有眯。輟箸起。走室中。弗止。少頃已。迺食。輒又大痛。不可忍。手奉持之。頰于案。有物迸。而墜。磴然也。視之。瑩瑩然。舍利也。迨

雞鳴又出一顆。翌歲壬寅六月一日黃昏。又出一顆。皆日大痛。出之如初。出輒痛已。其夫造小寶龜奉之。事嘖嘖聞里中。人皆往觀。其隣舍嫗。舊給使予家者。與相識十歲許。日常來往其家。頗諳悉。訊之性柔婉。不惡前妻之子。然嘗與一厮役私。為其夫噉責。亦莫有它行事。修潔奉佛齋食。誦梵咒如優婆夷者。平平間閭一婦人焉耳矣。蓋鯁大蚌蛤皆產珠。然鯁大蚌蛤。蠢然海中物。豈有它奇可稱邪。聞中國人貴珠。三佛齊人亦貴珠。以嵌其陽物。吾邦人迺不知寶之。但以爲醫藥耳。今麴坊婦藉是遂奉佛教。修潔其行邪。

則以爲宿世善所使亦可。迺或爲女姦僧誑惑。譎張爲幻。與外人交通。愈益縱恣其淫行。莫所顧忌。邪則謂之魔緣亦可。是未可知也。儒者迺曰。舍利亦鯁大蚌蛤產珠者類。亦病也。是豈不辨乎。然聖人以神道設教。故魯西狩獲麟。孔子作爲春秋。道以傳焉。漢武時有麟出。海內終耗費。後世以爲非真麟。段使浮屠者論之。必曰魔也。夫麟不怕出人。孰識其真者。豈舍利可識者類哉。要之漢武之非聖人也。然漢武時四夷服屬于中國。拓土數千里。其封域大非後世所能及。則麟亦瑞矣。是善與淫。非皆舍利力邪。夫鯁大蚌蛤。

何以能產珠。麴坊婦何以能出舍利。天道冥冥孰識其由。故聖人行其可行而不求知其不可知。歐陽脩。迺謂麟鳳龜龍不足為聖人瑞。其所見亦吾邦人不知貴珠哉。其何以能化成天下乎。雖然吾豈欲麴坊婦以舍利化民者哉。憾夫後世儒者所見多不及浮屠者。因有感乎舍利爾。

徂徠集卷之十三

徂徠集卷之十四

物茂卿著

贊九首

題孔子真

是謂克肖。吾豈敢。是謂不克肖。吾豈敢。亦惟唐帝之贈。袞冕十一章。儼然王者服。萬世之下。萬里之外。伏惟聖德遠矣哉。

歲庚子夏五月日本國夷人物茂卿拜手稽首敬題

三教圖贊

聞而知之。有若孟子。孟子而後。無有乎爾。其唯孟子曰聖之時。况非游夏。能贊一辭。

聖王不興。政刑久淪。其誰之思。西方之人。設教維神。地獄天堂。孰知其仁。

邈矣老子。柱下藏書。屈伸猶龍。知者誰與。漢有子房。宋有堯夫。若彼莊列。虛乎無乎。

馬師皇贊

神龍望乎餌。口作崇。師皇箴口。疾迺已。

老子贊

數車無車。當其無有。車之用。孰謂老子而上無乎。吾

味其言。亦猶龍耶。禮者忠信之薄。而仲尼胡誦。欲取與之。欲翕張之。佳兵者不祥。自言而自解之。亦胡詳也。

張良贊

博浪之椎轟兮。震宇宙者雷耶。大索天下。閔兮不可見者鬼耶。人皆自爲。唯公超兮。秉義耶。雖然。不强所不能。行乎無爭。從容以發。巧中窵會。沛兮。天下莫之能禦者。肖木耶。帝臣林林兮。如虎貌。唯公眇兮。似婦孺子耶。是以公沒百年。遷尚且疑其貌。何況吾今。矐兮。千載之後。萬里之表。

大日本享保癸卯臘月二十八日

武侯

蠖屈龍躍昔聞其人孔明弗出疇信渭莘炎德衰矣
匪湯匪文悲哉千載禮樂曷興

羲之

揚摧百世孰若晉衰獨有筆翰風流足師媲美漢唐
于文于詩吁微先生斯焉取斯

或索張良讚援筆即題

良邪平邪何邪參邪將別人邪靚貌未識聞名始識
吾聞從赤松子遊故當變化不測

畫鳩

鳩兮鳩兮雖則無巢兮莫不有巢兮喚雨兮雨應喚
晴兮晴應爾兮爾兮迺能靈

銘五首

江經匡研銘

赤馬下瞰神龍所宅或遺其珠化而成石斲之為研
子孫萬年

吉子敏藥笥銘

唯毒毒人疾乃已錫乃嘉名愆攸始疏數已度唯其
幾戒之勿愆動之死

文璞研銘為有馬公子

弗雕弗琢。文生於璞。苟微君子。文將安用。君子之研。于以作誦。

永井豆侯佩墜銘

攝州生山田民屋大同二年造采其椽竹為之

千年之竹。閱物無疆。君子佩之。以禦弗祥。

五瀨人索研銘

五瀨之海。孕珠毓貝。蘊藻紛錯。波綺淪縠。人產其瑛。孰不靈善。采石作研。春雲藹翰。不琢不器。勗哉銘記。

碑誌九首

福島妙音廟碑

信夫縣福島妙音天女廟者。土官渡邊氏所奉也。廟枕武隈川。川發源白河縣諸山中。迤邐北東流數百里。經二株松。福島諸邑。與洲河合。其流始大。可以漕矣。更東北九十里。至伊達仙臺界。入于海。大氏奧之地。從福島以往。稍稍靡水。是以如建瓴而下。距福島六十里。曰洗馬灘。次曰梁灘。自此山左右。東為峽。惡巖恠石。錯出亂峙。水勢窘而激。舟觸立碎。更十里許。曰胄灘。山益束。石益出。水愈益急。濶僅十數步。而兩岸如削。成下仰上俯。水如由洞。隧中過。從下昂視。其左右巔所不合者。一線已。猿猱之所跳過。故號曰猿

跳日月蔽虧陰森窅冥東奧惡瀨之極舟則不可行也相傳距今而上千有餘年福島之地實爲湖隄有玄熊與龍鬪而勝之龍乃劈山東北走湖遂洩爲陸其所劈裂處卽是峽已邑曰島河曰洲蓋取諸其洩而未陸之際邪有昔人鐫鐵記其事者今猶在青羽山寺中云追我神祖之奠都武昌也歲海漕奧之粟數百萬以供都人士之口而信夫以南數十萬之租必由武隈以達海者至梁灘而漕窮矣則改漕而駝以致諸水澤村二十餘里復就漕所公私皆以爲不便矣嚴廟時渡邊氏之子曰友以世家都下富

匹倚朱友以少有大志慷慨善謀矢心不朽其功以爲國家建千百世之利也遙聞武隈之險走馬相攸心匠所營宛見成功唾手而興力請于朝者三年人或聞者不笑罵則駭以爲狂友以益奮弗顧及寬文改年辛丑歲官遂准其請赤縣大吏伊奈君等實贊襄之也不更歲而功竣資費巨萬洗馬曹梁諸灘猿跳之險皆平凡諸怪石惡巖礎舟頭戈舟腹者誅伐無遺福島至水澤九十里之漕可通嚮駭笑罵訾者至是皆恬然以謂神禹而後功其在諸官因命友以世襲漕事造橋擅其利又賜地一井福

行後集 卷之十四
島之步頭悉免租調自此之後官享其利民頌其便者至于今弗替也友以歿而其子貞嘉嗣勤其職弗怠以憲廟之貞享乙丑歲勅妙音天女廟于山茶舊館之地乃故仙臺侯輝宗壘址也後因其踞絕巔而福島城可俯窺也東北徙今所凡百步許更新廟貌頗倍初規不遠千里而謁記于予予按往牒遂古之時日靈氏之三女降于洲渚今筑之宗像統之嚴島皆其神也專司風汛之變以左右太陰之政而舟舶之往來魚蠃菰藻之利皆隸焉是以六十有六州凡有津泊湍瀨之地莫有所不香火而奉焉者

暨乎梵教西來而後海澄之徒配以妙音亦緣其修多羅中謂爲主海島故也於是乎妙音顯而三女隱其實一也予聞之貞嘉之子二郎者武隈之漕通而天造之險尚在焉是安能若履坦途其然哉底柱灩澦不能以禹鑿而保一人之不死者豈亦非有神之宰制其命者故邪沉舟與鳥同道風水馮虛其不與蹠實者同科亦審矣貞嘉之所設益由是道耳是豈翅爲其家祈福也乎亦爲漕卒乞命也漕無失而都下之粟積亦爲都人士百萬乞命也都人士百萬之命無虞而國家置海內於泰山之安也則友以之

所建貞嘉之所祈其關繫豈小哉又聞之天女廟
賽以己巳日輒有若燈者不知所來或沿川而上或
踰山而轉由由駕空而行集于廟前巨石上者久之
乃去其色赤於恒火土人稱爲海龍王供燈渡邊氏
莊與廟對岸貞嘉及其子歲時或睹之夫精誠所萃
有神斯應豈常理之所能言哉予已大友以之功又
不得已乎貞嘉之請故敘其始末使其勒石于天女
廟前繫之以銘銘曰

繫昔華夏洪水滔天崇伯死勤黃熊化淵再世底績
精誠則然千歲雖邈東海之埏武隈見形湖迺桑田

馬痛玄黃熊老黃玄將信將疑眠厥鐵券龍鬪之峽
猿跳之巔鮫力弗及惡石齧船世孰微禹有若渡邊
悉誅水孽奧粟蔽川達彼海漕廩此都廛國家有
賴咸服其便追惟往勩有神斯顯陰隲默佑其兆弗
愆恍兮忽兮孰干其權乃勅廟宇于河之壑香火蘋
蘩則吉則蠲有龍獻燈熒煌霄懸十目所視何祥加
旃茲知上古鮫何獨賢神戮其力遂伏蜿蜒蜿蜒有
靈尚致其虔民雖無知誰不誠顯有祈斯獲厥福綿
綿神偕不朽億萬斯年

故長崎邑主昭威君墓碑

維正德三祀昭陽大荒落之歲孟夏之月故長崎邑
主昭威君之神降于邑初君之玄孫浮屠慧通夢黑
雲之祥寤識其所求之而未獲也邑之童子有痘而
顛者益馮之也巫覡挑剝執乩請禱而後乃始獲其
寗宥之所在於蔬圃中焉則鄉者所夢處也邑人以
爲神而祠奉之乃偕其後人暨鄉夫子之徒胥議而
私謚之曰昭威君之神慧通旣已募其邑以修其兆
域象石以碑之又背其同人林百載者所狀狀跋涉
千里來於東都謁予不朽其事按狀君姓平氏諱爲
英治承時內相重盛之裔也諸盛殲于文治重盛獨

以仁故乃得其子若孫往往保首領於州郡之間也
鎌府之衰政出大夫大夫以其同出自乎官重盛之
孫俾掌其家政邑諸豆之長崎子孫遂以邑氏爲大
夫之族又殲于元弘長崎氏亦以仁故得免之諱爲
基者逃而之海西入肥之瓊浦以居之其後乃以氏
邑焉長崎之名遂著於今爲海西要鎮其始亦唯君
之氏是繇已在勝國時叢爾孤邑環大海而城之君
距爲基八世驍勇有知計善長槍與其兄協謀而守
之元龜天正之間與諫早古賀深壕諸帥屢戰屢克
孤立弗雌及豐王之大兵壓海西也海西諸帥望風

納款。君與兄獨恥。臣之兄去而依大村氏。君留在邑。以憤死狀之所載止。是不佞茂卿故嘗慨夫載籍弗備。往事之棼棼。而仁人義士。齎志以沒。世者素行偉節。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不可得而知識也。賴有其神。降於數十百載之後。威靈顯赫。錫福除災。奔走其里。老邑人之子弟。馨鄉。殯斂。歲時罔怠者。僅僅十百中之一耳。段使有之。若君其人。亦於其素行偉節。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者。則末如之何也。可不悲哉。夫君之先。皆以仁。故得弗殲。而長崎一彈丸之地。不過百里。君以此其貌乎。介於群雄信爭之交。屢戰

屢克。不失其地。何翅狀所云。知勇長槍之效。邪。得無以仁撫其民。民用弗叛乎。豐王之威。草靡海內。君獨恥臣之。可不謂義士乎。躬行仁義。死而為神。在祀典有焉。邑祀其故君。在祀典有焉。邑人祀之。為當。故予特表而出之。夫仁義者。人之大節。其它雖有。湮滅罔聞者。亦何恤焉。是可以不朽。慧通雖浮屠乎。不忘其先人之墳墓。亦在禮為合。是可以銘。銘曰。服仁行義。終弗徵乎。冥冥兮。臨下土者。天乎。歷祀曠歲。終弗亾乎。洋洋兮。若在其左。右者。神乎。久閱歟。顯終弗湮乎。壘壘兮。出地上者。幽之宮乎。

福聚院廣巖禪師塔碑

益余嘗從滕煥圖所始識廣巖師云當其時故已疑其爲有道人也初余之在護洲師時或飄然來來亦不數數而每來多值它文學士群聚譚詩書道藝及乎文章山水之勝非議論鋒生則諷詠颺發也余不暇應接而師弗之屑焉師素推少文意者當不甚會吾儒家言然每來輒旁坐以聽之大布鬱多羅儼乎阿羅漢僧之在深山中也雖默不言乎每至會心處則未嘗不輒然笑也及退省其私亦非有所陰飶以利焉者矣余益洒然心異之亦或一再造其院皆

值不在也院在都城東北十餘里之外維舟而登白沙翠竹蕭然若覩乎其人也沙彌供麥飴乃樸然若逢其人話也吾聞有道人必有化之信然邪師忽不來者半年許矣其徒英泉奉狀來請文其碑則去歲正德甲午十二月初五化年五十七也余爲之潛然及讀其狀益信吾之弗謬也按狀師諱嶺寬信州吉見氏之子生而不爲嬰兒啼嬉戲每稱佛見僧輒欣宿習哉以七歲喪其恃而遂入釋氏道十五祝髮二十受具戒自後游方遠涉冰檠自持凡諸華嚴圓覺台教律文淹貫而通習之皆哀然乎儕輩後謁總泉

風谷老人。執巾瓶十有餘年。一日方其侍湯藥。得接老人一拳。因有契焉。師大厭世。禪效鬻。而捧喝之紛紛也。平世唯風谷一拳頭禪。受用無盡。又恒言曰。無佛無法。未嘗受人一禮拜。以至於終其身也。師果推哉。元祿庚午春。創院。院舊有址。而師實創焉。初僅一團焦耳。比居兩歲。化行而院成。因追推肅州嚴和尚者。開山祖。風谷第二世。自居三世。師嘗行化南京。抵宿乎藥師教寺。夢大士而寤。獲諸其掌中。奉還而安于院。語具在法親王道恕及卍庵記中。師又能預識死期。誦讖愈勤。趺坐而化。七日而穆如生存云。大氏

浮屠輩多誇張其師行蹟。以惑世者。滔滔皆是。吾聞之。師臨化。誡其徒。勿彩畫其事。以賣世。又俾棄屍中野。勿封。勿樹。而英泉乃塔之。夫是之不能忍。而豈能忍重違其命耶。師又每謂識我者。希我乃貴矣。有味乎其言之也。昔余自海上還。而諸所知識。方外士。爲不尠矣。率皆以文字索交於余。冀或有所得以緣飾乎其道。而師獨不然也。余性不喜禪。亦未嘗爲福田利益事。而師豈一錢干於余者哉。然師其謂余識我者邪。余業已不知釋氏道。豈能識於師哉。然韓愈所謂外形骸。一死生者。師爲近焉。師塔在院西。院曰福

聚屬武州羽柴鄉。余則爲嘗有所洒然心異之。故銘其塔也。銘曰。

師乎蛻乎。師果何乎在。委諸原野而嘍乎。狐狸者蛻乎。九泉之狸乎。俾螻蟻嘍者蛻乎。師果何乎在。

崎陽大音寺傳譽上人碑

享保己亥歲。肥崎陽大音寺住持上人慧海。奉其先師真公之遺命。爲開祖傳譽上人立碑山門之右。又不遠千里。將幣東都。謁予不腆之辭。以紀其功績。予不佞謝不敏。不可按狀。上人諱觀徹。傳譽其字。號法蓮社。筑後州人也。世姓安武氏。出自藤原氏。父義久。

稱八郎。相傳世守安武城。因以爲姓。上人爲其第三子。生而九歲。得度於州之瀨高教寺。以穎慧聞。十四歲游學關東。籍于常之大念講寺。臘滿。賜黃。得稱上人。慶長甲寅歲。游化崎陽。初勝國時。以筑之博多爲海舶互市所。國朝始制。廢博多。置鎮崎陽。方其時。百事草創。亦莫有寺院矣。值西洋人執左道以惑衆者。蔓延海內。有旨禁之。弗能戢。乃以酷刑刑。然後稍稍戢。獨崎陽爲夷人所館。自非我民人。不可得而詰。而民之蚩蚩。習於邪。不悛。盤結莫之解也。官吏執法。能革其面。而莫喻于裏。鎮臺患之。聞上人勇且辯。

也。乃構團焦于古街以居之。號中道院。大張金仙之教。以喻導爲務。初稱檀越者。塵塵一三十人。及於玄風大煽。邪徒屏息。蹋銅版以來歸者。日益衆矣。左道之鬼。於是乎大沮。遂至有竊謀害上人者。凡國家之制。不許民帶雙劍。而鎮臺特許其檀越家。以此捍上人。重其任也。台廟時。元和丙辰歲。鎮臺奏准。以故西洋館之地。在舊博多街者。賜上人爲寺。越明年丁巳歲。寺成。山號正覺寺。稱大音。惟院之名仍舊。崎陽於是乎始有寺焉。凡其俗。上官譯人。以至諸禪師。上人皆以八月朔。執謁鎮臺。如它邦賀正者儀。而

大音寺住持上人。例獨先。諸禪師上人者。以此。猷廟時。寬永丙子歲。民之竊奉西洋教者。聚反於州之島原天草地。豆州刺史川越侯源信。綱督海西九州諸侯之軍以圍之。越明年賊平。又明年戊寅歲。源公聞上人嘗有大功勞。特厝賊鐘寺樓。以爲京觀。又奏請。賜今地以移寺。以市街囂也。辛巳歲。猷廟召見上人。出班獨謁。賜時服三。又特賜封告。以鎮道場祠曹文書副焉。凡崎陽諸寺院有封告者。莫先焉。又賜白金百錠。以充移寺之貲。令崎陽戶出一夫。以助其役。厥後大音寺住持上人。世朝東都。例皆

出班獨謁者。以此慶安辛卯歲十一月十三日丁亥
上人寂法臘五十有六。世壽六十有四。嚴廟時寬
文甲辰歲持。賜白金百錠于第三世住持上人法
譽。為修寺料。以開祖上人之故也。凡國朝之制。無
貴賤死。必受度於寺。懲西洋之姦也。而崎陽諸寺院
每度死者。必券以告官。以嚴其防。獨大音寺則否。亦
以開祖上人之故也。茂卿按祀典。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禦大患。則祀之。夫西洋之夷。雖瑣乎微。包藏禍心。
密謀竊國。巧言如飴。以餌愚民。愚民罔知覺。淪胥相
溺。以陷刑戮。是其菑甚於洪水猛獸也。厥在慶長元

和之際。官所不能挽其心。而上人能拯之。朝廷憫
其愚。而莫能為仁。而能達。朝廷之仁者。上人有焉。
則上人之於崎陽。功豈在禹下哉。夫崎陽之民。亦繁
矣。其祖其先。藉上人而得為良民。不殄其世者。豈鮮
鮮乎。今諸刹雲興。家殊其宗。宗爭其教。斷斷然以聒
之。則上人之有德於我。其孰知之。故特表之以祀典
之義。是何翅在其為正覺開山祖師哉。崎陽之民。其
戶祀之可也。銘曰。
民怵乎邪。迷死不回。威所不服。恩不能徠。大音一振。
于奪其志。全其首領。子孫繁齒。不爭不喻。不喻不存。

上人爭之。其爭也仁。

故醫法眼大圓堂先生墓碑

皇和享保丁酉歲二月丙申朔越四日。醫法眼大圓堂先生以疾卒於東都。賜第春秋六十有七矣。於是乎襄事有日。門人平子和奉其嗣章叔君之命。以狀來謁。予一言以不朽于石。予謝不敏不可也。蓋以予不喜見中貴人。而獨與先生驩。是豈勢利交哉。亦貴相知心也。弗知弗徵。弗徵弗傳。故世不無良史。而鮮能相知心也。則予何敢固辭。按狀先生姓千田。諱玄智。字子韜。大圓堂其號也。其先世仕京極侯。暨清右

衛門君者。去之羽。受室黑川氏。而生先生於最上郡。生聰慧。十三業已。以講論語聳動其邑。然亦喜禪。千獸鐵牛諸師輩。相推其敏。肖乎義堂也。晚歲富而聲色榮利之。弗營。蕭然在家僧哉。亦皆其性相近焉乎。爾以予觀之。先生可謂勇已。幼懷大志。深恥爲鄉人也。年十六。潛夜亾之。父母眎其室。有若書者。曰兒去也。名無成邪。有死焉耳矣。不敢追。遂來東都。師井玄徹爲醫。當其時。窶甚。不爲挫聲隆隆焉。以日興二十四仕岡崎侯。居常自謂道之行不行時也。儒者之論爲爾。方技之士不然。夫人之爲疾。豈有時乎。故爲方

技而弗顯。術拙使然也。憲廟時果擢侍湯藥於中。廩一百石。文廟加俸百石。授法眼位。克酬其言哉。又聞十五猶拙作字。發憤學蘇軾帖。以此而炎夏不卧者九旬。遂工書。是非其能自勝者。則安能也。它湯液所奇中。語在醫案及括祕錄中。門人守之。初配繼配牛尾氏。三配阿部氏。皆無男。以叔父之子玄甫爲嗣。卽章叔君也。墓在城南青龍禪寺。東向。銘曰。志虔酬矣哉。德虔報矣哉。福虔必其後矣哉。

醫官廣陵文安甫之墓碑

君姓源名敬信。文安其字。其先執武田之裔。因自號

廣陵。乃祖杏仙先生。奉明正帝之湯藥。在平安。乃父恭安先生。從焉。以貞享戊辰十一月丁酉。生君於桃花坊北。母者侍從藤原長之之女也。及帝崩而元祿丁丑閏二月。移家東都。遂爲東都人。寶永戊子二月朔。以游倅始拜憲廟。歲時奉朝請焉。正德乙未九月。娶板倉惇敘之女。生二女。享保庚子正月丁亥。卒于城北小河坊。葬于品川東海寺境。年二十三。君聰慧。善詩文。兼解箏笛。其爲人汎愛。吾黨每勝會。君不至。衆無以爲驩。然幼羸。不勝衣。遂以勞疾沒。嗚呼。勃邪。賀邪。何稟才之傀俄。賀邪。勃邪。亦何去之。

忽

護忠君墓碑

是爲護忠君墓。西鄉其姓。近房其名。會津上大夫也。蓋在國初時。其先人有元房者。號右近。參州二連木源氏之族。方丹波守康長食封松本城也。以其爲兄弟行。從而仕焉。遂爲諸侯之臣。未幾丹波守移封明石。則自信適播爲播州人也。其子房茂。號新兵衛。迺護忠君之父也。娶會津公族大夫正近女。以寬永十四年丁丑九月二十八日乙酉。生君於明石城小名吉十郎。三歲而明石侯移封加納城。則自播適濃。

爲濃州人也。會外王父正近之子。正長無嗣。請君爲嗣。遂冒姓保科。自濃來奧。實始爲奧州人也。居三年。正長卒而襲其祿。號賴母。時年十有三。尚幼無知。迺值先中將神侯折節布衣士。若閭齋先生者。盛講聖人之道。君悅而學之。孜孜見之。行事醇如也。初正長有遺腹子。曰正興。比及成童。君慨然請以其父之祿讓之。已則復姓西鄉。神侯義之。如其所請。特賜祿五百石。擢爲親隊長。於是乎會津大夫有西鄉氏也。君歷仕侍從。侯以及今中將。侯奉職惟謹。今中將侯襲封日。尚富春秋。而君輔導之勲。蓋非淺尠云。以故位

御後集 卷之十四 十一
祿益崇。迨乎貞享元年五月。增祿至一千五百石。進位群大夫之上。按狀君爲人簡重。寡言笑。沈毅而善斷。見貴弗屈。聞過能改。和順內積。威望外著。是以國人畏而懷之。性好典籍。夙興追朝。手不釋卷。暇則討論無勅。時一發難。師儒莫能折。是以居官能理。寵愈盛而弗驕。祿愈厚而弗肆。是以沒世不失其名。譽如狀所言。誠君子人也。元祿十四年四月。致仕。營城東地居之。今侯親書諭謝。慰勞具至。每有大政事。必就咨之。歲時賜賚。聞問弗絕。至時或命駕訪疾。禮待弗少衰。十六年癸未三月二十五日庚午卒。年六十有

七。先是賜地院內山。以爲壽藏。二十八日癸酉就葬焉。迺建祠于蠶養神之傍。扁曰護忠。子孫時祭之。君嘗娶沼澤吉通女。生六子。長女適邦大夫并深重隆。次男近方。號源藏。嗣爲邦大夫。迺今賴母君之父也。次男近宜。祿三百石。次女適酒井良形。次女適窪長隆。次女適丸山次生。護忠君之歿也。源藏君問葬儒生。問祭神士。皆盡其禮。國人稱孝焉。今賴母君又不遠千里乞予一言。勒其碑陰。欲祖德之不朽也。茂卿曰。離公族而就庶姓。棄廩仕而弗憾。卒行其道。位與祿皆至。苟非學問之力。烏能若斯乎。故護忠君之行。

雖其天性乎。然亦先中將神侯作人之效爲烈也。不然其子其孫何必皆爾。銘曰。

其斯護忠君之幽宮邪。形于是乎藏神于彼乎。揚左右先侯兮。永福厥邦。

享保八年癸卯夏四月

銘爽鳩子方亾父君之碑

爽鳩名家者五世。爲老于大原者四世。龕亂靖衆。其先有功。揆藻蜚英。其嗣有聲。承武育文。迺屹乎中維。清維靜優哉。爲政古稱公綽之。不欲其斯君之行歟。

栢樹齋碑

是大宰大公之墓也。其先平手氏。莫詳出自。據耳目所睹記。方平大將軍興于安土也。其高祖中書君。以尸諫精忠聞海內。其子監物君汎秀。以騎將歿于味方原。其子秀言。徙加陽。其子言親生大公。諱言辰。其第三子也。姻族大宰謙翁者。飯田侯之臣也。無嗣。往嗣其家。迺冒大宰氏食祿二百石。督火器隊。歷事飯田侯者二世。元祿戊辰。有故致爲臣而來東都。遂不復仕。享保癸卯九月二十六日壬寅。以壽終于德夫所。年八十有八。大公初以名臣後。銳志武藝。韜略而下。射騎劍槍。莫不兼綜。各臻其奧。而槍最名。從習者。

甚衆。晚逃禪。碑面所題識。是其稱云。然性樂聞聖人之道。予時時訪德夫。廬瞰其挾策牖下。目光炯炯如。蓋至于歿。弗衰。豈尋常武人倫哉。配清水氏。生三子。伯爲僧。仲純。卽德夫。季女適。匹田尚重。亦吾藩火器隊長。予以德夫故。爲之銘。銘曰。



徂徠集卷之十四

010190523425

